

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

苗吉 李福建

[内容提要]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形态,是当代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选项。地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超越国家层面,以地区的视角、思维、方式解决地区层面的公共问题。虽然近几年来欧债危机阴影下的欧盟以及因海上争端而致局势紧张的东亚所代表的东、西两大地区主义进程均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地区主义远未过时。相反,它正从短暂的退潮中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推动这轮地区主义浪潮及其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力是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崛起,从而使这一波地区主义“浪潮”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被称为“亚洲地区主义”。本文认为,中国应具备地区思维,并以地区主义视角解决周边外交中的矛盾,以地区为平台担负起大国责任,以地区治理为切入点化解全球治理失灵的问题。

[关键词] 全球化 地区主义 地区进程 亚洲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二战结束以来兴起于欧洲进而扩散至世界各地的一股国际政治潮流,这股国际政治潮流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的现代国家体系构成巨大冲击,它代表着人类社会管理形态的最新尝试。然而,冷战结束后,现代交通和通讯科技的发展导致地理空间急剧萎缩,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显著加深,各种全球议题不断涌现,地区主义开始退潮。不过,地区主义仍未过时,伴随着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崛起,地区主义将再次迎来它的崭新时代。但是,当前围绕着地区、地区主义和地区进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欧洲

经验为基础,是对欧盟地区实践的概括。那么,是否存在亚洲的地区主义?中国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地区、地区主义与地区一体化

1. 概念界定

在试图理解地区主义和地区一体化的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认清“地区”的内在含义。一个“地区”可以是一个地理存在,例如一块大陆,也可以是从事着共同的经济或政治事业且共有某种认同的一组国

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地区是一组由地理关系和相互依赖联结而成的国家的集合。^①然而,地区不能仅仅被简单地视为“国家”的集合,它还可以包括次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例如,中国的不同部分可以属于亚洲地理意义上的不同次地区。此外,经济地区也并非总是受制于政治或文化的边界。简而言之,“天生”的地区并不存在。正如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所言:“所有的地区都是被社会建构,也因此政治上是有争议的。”^②亚洲的各次地区即体现出这一特点,有的次地区形成了政治认同,而有的次地区主要还是一个地理实体。

早期对地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欧洲经验。因而,地区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与地区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地区整合”是指“若干国家超越阻碍它们彼此互动的障碍并创造一个基于独特的共同规则的地区空间的进程”。^③地区整合不只是市场的整合,也可包含社会的整合及政治的整合。^④相比而言,“地区合作”则是较为简单的进程,“通常指若干国家为解决具体问题而作出的共同努力”。^⑤这类地区进程可以是经济、政治或安全政策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而不同形式的合作又不必然紧密相连。此外,地区合作与地区整合这两种进程互不相斥,可以在一个地区同时存在。

“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地区一体化”(regionalisation)则是晚近出现的两个描述地区进程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产生反映出地区研究的精细化,是对欧洲以外地区的蓬勃发展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然而,学界对于这两个重要概念却并未有一致的定义。马必胜(Mark Beeson)将地

区主义理解为一种由国家和其他参与政治合作进程的行为体所领导的意向性进程。^⑥比约恩·赫特纳(Björn Hettne)将“地区主义”定义为“一种以地区的形式组织世界的倾向性与政治承诺”,它是一项地区计划或战略,可以导向正式地区制度的发展,而“地区一体化”则是由多元行为体参与形成地区的更为复杂的进程。^⑦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地区主义”主要由国家(政府)引导,是正式的政治进程,而“地区一体化”则是指“自觉性和连贯性都较弱并主要由私人部门驱动的进程”。^⑧

2. 历史视域中的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或许是一个新兴的术语,但是有关“地区主义”的思想却早已有之。自二战结束以来,至少已发生过两波地区主义的浪潮,随之而来的还有相关学术研究的迅速积累。第一波浪潮即所谓的“旧”地区主义,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浪潮大致开始于冷战结束前后并延续至今。

二战结束后,新成立的联合国便在其宪章中承认了地区组织的合法性,这也成为地区主义发展的法律基础。冷战时期,欧洲共同体的模式成为地区主义的主要模式,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效仿。关注不同议题、属于不同地理区域的地区组织发展十分迅速,使地区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广为传播的政治现实,例如,非洲统一组织于1963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于1967年成立。

伴随着各种地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相关研究也迅速展开。如前文所述,有关冷战结束前的“旧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经验,对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数量有限。与此同时,经济议题及政府间

合作是早期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国内政治因素则相对被忽略。^⑨冷战结束后的地区主义被称为“新地区主义”,全球市场的整合是这一波地区主义的背景,经济和社会力量等非国家行为体受到重视,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被淡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因此,不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更加“开放”。“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强调地区合作应鼓励深入的经济整合并使国家边界和政府控制的影响最小化。

地区主义如今已然成为很多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并服务于不同的政策目标。例如,1989年,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为推动本地区的贸易融合并建立一个非排他性的地区集团,提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该组织后来成为新地区主义浪潮中发展出来的地区机制之一,至今还在产生巨大影响。

地区集团一旦成立便有扩大规模的可能。在欧盟的例子中,欧盟的扩大不仅扩展了欧洲内部的市场,还将西欧的政治势力延伸到东欧地区。东盟也经历了类似的扩员历程,尽管与欧盟相比,其成员规模要小得多。地区整合的进程在合适的条件下会呈现出扩张的势头并发展出有利于新规范和新实践扩展的机制。^⑩虽然有时这些新规范或新实践并不能完全实现,但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参与地区进程成为推动某一特定国家目标的重要途径,或至少可以避免为地区集团所排斥。^⑪

3. 地区主义与全球化

地区进程与全球进程密不可分,我们可以将二者视为“一体两面”。一方面,地区主义能为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以减轻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全球化”所代表

的多重经济和政治进程超越国家边界,并对政策制定者形成压力,使国家与国际规制标准相接轨,并对外开放经济。各国政府可以策略地运用地区协定或地区合作来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对弱小的经济体尤其如此,地区合作可帮助其应对和影响流动性强的跨国资本的行为。^⑫东盟试图将自己打造为一个整合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以吸引外资,便是最好的例证。

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地区主义视为减少对西方国家依赖的方式,并以此抵抗自由贸易议程的负面影响。然而,现实中的国际贸易系统并不完全自由,例如,欧盟便一直推行其保护主义政策。尽管中国在全球贸易系统中获利巨大,与其他较小的经济体相比在全球贸易中的自主性也更大,但中国学界还是愿意将地区主义作为可以将全球利益格局朝向有利于中国方向调整的途径。庞中英甚至认为,地区主义是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旨在提升民族国家的相对权力、相对收益乃至国家安全,是在地区框架内对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延伸。^⑬

事实上,如果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地区主义则可被视为通向全球化的中途站。^⑭地区贸易在国内经济与全球贸易系统之间架构起桥梁。正如朱锋所指出的,有效的地区安排可以起到三种作用,促进全球化的发展。第一,地区主义可以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以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为全球整合提供先决条件。第二,地区合作与地区整合为国家提供了学习机会。各国可以积累合作经验,增强互信,从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实践奠定基础。第三,地区主义的发展可以促进世界的多极化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⑮因此,地区主义是在日益融合的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既是对全球化的反应,

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地区进程为国家抵消或引导全球化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因而保护而不是削弱了国家的自主性。^⑥

4.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地区主义的解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不同视角阐明了地区主义的本质。依据新现实主义理论,政治和经济的地区主义都是国家面对外部挑战时的回应。对欧洲整合的理解需要考虑到冷战时期由美国霸权所塑造的地缘政治框架。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与美苏间的对抗是地区主义在西欧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即使其最终结果在一开始并不清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对于霸权有不同的理解。赫里尔认为,霸权可通过四种方式推动地区主义的发展。第一,在既定区域内,地区主义的进程可因本地区存在的“地区性霸权”而起,弱小国家则可以通过建立正式的联盟或开展政治合作来平衡霸权的影响力。例如,东盟的建立和发展源于冷战时期对越南威胁的恐惧。第二,地区制度可限制地区霸权国家的权力。例如,欧盟建立的早期目标是试图对德国的权力形成制约。在欧盟的发展过程中,德国的权力也确实有效地受到了欧洲地区制度的限制。第三,小国可选择介入由地区霸权国家主导的地区进程,尤其是当各国之间力量对比悬殊时,小国可运用这一策略获得物质利益。第四,处于衰退中的霸权国家也可以利用地区计划与其他国家分担责任以达到自身目标。因此,新现实主义强调了国际格局的重要性及霸权国家在塑造地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新现实主义却不能解释地区制度建立后的运行机制,也没能指出地区主义与传统结盟之间的不同。^⑦

相比之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合

作行为的解释则更为有力。这一理论基于三个核心论点。第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增强了合作需求,因为通过合作机制的建立,共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使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第二,这一理论仍然以国家为中心,认为合作在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时仍能实现。第三,有效的制度很重要,可以方便信息的交流并减少欺骗行为。依据新自由制度主义,地区主义的合理性便在于经济相互依赖需要地区体制的发展来进行管理合作。在安全合作领域,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不认为地区安全制度的建立仅取决于权力平衡。事实上,地区制度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增加国家之间的透明度,有效地减轻“安全困境”。^⑧

现实主义及自由主义学派都是从物质(实际利益)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地区主义,建构主义者则强调认同的重要性及其在地区关系和地区制度建设中的社会建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及国家认同由国家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和塑造。某一地区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将影响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并进而影响到制度的生成。在地区国家间进行不断互动和谈判的过程中,国家利益与国家认同会发生改变。^⑨

不同的理论视角所透视出的不同特点,反映出地区主义的复杂性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位置。地区主义既受到权力政治的影响,反映一个地区内的权力分配情况,也可以超越权力因素,对权力形成制约。地区主义方案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保证行为体的有效参与,进而通过制度实现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分享。在全球性制度安排难以建立或是已有制度失灵的情况下,地区主义就成为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地区主义进程中所孕育的认同感尤为重要,在地区合作中,行为体逐

渐形成“我们感”,身份得以塑造和再塑造,国家利益得以重新定义,最终迈向合作文化。这也是形成全球公共意识的思想先导。

二、为什么中国需要地区和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相对于国家主义而言的,其基本逻辑是以地区而非国家为主体进行权力、利益、观念的分配。在近代体系产生以前,就曾存在以各种帝国为核心的地区政治经济体系。例如,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地区体系,中央王国同临近的属邦之间并无明确的疆界,双方的经济、文化往来限制较小,各属邦之间也因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而联系密切,中华帝国在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时也充分考虑到属邦的需求。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今日的地区体系。地区主义潮流在欧洲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经济、科技、制度及观念的演进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确立的国家疆界,试图寻求能在更大范围内满足社会管理和治理模式需要的新体系。一方面,资本、商品、个体及其观念本身是流动的,它们有着跨越任何疆界的天然冲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是要追求更大的市场,因而具有扩张倾向。殖民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均产生于世界主导性大国建立以各自为核心的地区体系的企图,其管理和治理范围已经是地区而非国家,但是其理念仍是主权国家式的,这就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二战结束后,以让·莫内(Jean Monnet)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提出地区主义主张,试图以地区的思维、视角、方式管理地区的世界。这就是地区主义在欧洲兴起的

结构性因素。那么,为什么中国需要地区主义呢?

首先,世界是地区的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直至二战结束,世界是主权国家的世界。对内,国家在自身疆界范围内实施最高统治;对外,主权国家围绕国家利益、制度和观念进行利益分配,经历了长期的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二战以后,以欧洲一体化为标志,世界进入区域化的世界。在北美、南美、非洲和海湾国家,均涌现出多个地区、次地区的合作和一体化组织。亚洲虽然是个例外,但是也出现了东盟和南盟等次地区组织。地区开始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主要行为体和治理中心。冷战结束后,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完成和技术的扩散,以及人类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演进,世界进入全球化阶段,但是这一阶段尚未完成,世界依然是地区的世界。

其次,中国是地区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作为一种全球性存在,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超出主权国家的地理疆界,从而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和地区秩序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其所在的东亚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政治上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大国,因而是本地区唯一完全意义上的大国,不过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尚较为有限。对全球性事务,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非具有主导性地位的决定性力量。中国自加入联合国至今,很少在国际重大事务中居绝对支配地位或起全球性领导作用。现今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安全制度,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仍以美国为核心,国际观念格局亦以美国主推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

中国的地区大国身份是其由一个传统政治经济大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必经阶段,具有过渡性特征和阶段性特点,这就要求中国应从地区性大国这一身份出发,界定其国家利益范围,确定其优先次序,从而制定适宜的外交方略。

因此,中国需要地区的思维。而实际上,中国恰恰缺乏地区性视角和思维。一方面,自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一直在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艰难求索,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地区性大国身份。而新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体系外艰难生存和发展的孤立大国,长期游离于地区和国际秩序之外,更多情况下需要在“地区丛林”或“全球霸权在地区编制的网络”中艰难地寻求主权独立与发展。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多少具有一定的地区甚至全球性视角,但是更多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支撑下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讲究国际力量的配置和敌友分别,与今日以合作和秩序为核心的“地区”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晚近以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其国家利益和影响力开始扩展,尤其是在非洲大陆,从而开始具有某种程度的全球志向。其表现之一是,中国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协调解决包括东海、南海争端等冲突在内的地区问题,即所谓的“G2”模式。传统的国家视角未免陈旧,全球理想则太过超前,在这一背景下,地区思维就显得更具积极意义。

中国的地区思维的核心是:从中国是地区强国的定位出发,以地区视角考察问题,以地区思维分析问题,以地区方式解决问题。中国的利益和影响限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问题也集中于东亚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即地区,地区即周边,因此周边外交即地区外交。中国与日本的东海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和越南诸国的

南海争端在近年来的激化,固然有诸国对中国崛起不适的因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缺乏地区视角、从主权国家的斗争思维出发、对自身定位过高(全球大国)有关。须知,中国已经不是游离于地区之外或在地区的丛林中谋求独立与发展的孤独大国,而是置身于地区体系之内、受益于地区并对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富有责任的大国。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及其国际议程掌控力尚未超越地区权势格局的约束。

三、亚洲地区主义

亚洲地区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经由长期的交流互鉴,亚洲社会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就其核心价值而言,亚洲文化传统在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之后,仍然显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亚洲社会体现着对权威、秩序的普遍尊重和对社会和谐、包容性等价值观念的广泛认同。特别是东亚社会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注重集体主义、强调个人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努力的道德规范,完全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在实现东亚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东亚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原因,是亚洲共同价值的基础。亚洲地区主义也因而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经验的特点。

1. 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迅速。东盟共同体、“10+3”、“10+1”、东亚峰会等一系列地区机制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这一系列地区机制与欧洲地区进程所产生的制度安

排却有诸多不同。其中,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看,欧洲的地区主义呈现出以结果为导向的特点,无论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还是制度建成后给参与各方带来的绝对收益,抑或通过塑造认同重新定义国家利益,以改变国家行为模式,都更为注重结果,进程只是一种手段。而东亚的经验表明,结果——无论是物质性结果,还是社会性结果——并非东亚地区主义最为重要的动力来源。东亚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本身的兴趣似乎与对结果的兴趣同样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为了使进程继续下去而牺牲结果有效性的情况。

秦亚青和魏玲将东亚地区主义持续发展的机理理论化,称之为进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或“过程型建构主义”。“交感而化”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即“通过交往互动而导致利益和身份的渐进式变化”^②。东亚一体化进程本身会对吸收主要国家并将其社会化产生“化”力,即“关系”本身的动力和活力维护了东亚地区合作。只有进程中的各种实际互动才对本地区政治文化的改变最有意义,而非传统建构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由一个已存在的观念结构对行为体产生自上而下的社会化过程。进程虽然不直接产生观念和规范,却为各种观念和规范的产生提供外部环境,并催生集体认同。这种进程导向特征在东亚峰会的案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东亚峰会及其之前取得较快发展的“10+3”机制都是东盟主导的地区进程,这一由小国集团主导的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在冷战结束前处于敌对角色的大国社会化了。中国不仅被吸收到进程中来,还同时接受了东盟一体化进程所孕育的一系列规范,例如照顾各方舒适度、协商一致、不干涉等所谓的东盟方式。为了维持进程的延续,中国还进行自

我约束。在东亚峰会成员问题上,中国放弃了对自己最有利的模式,同意东盟有条件地接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方案,便是中国弱化结果的重要性、重视进程的延续性的典型例子。在东亚文化中,人际交往中相互关系的维护并不必然指向某一特定的利益或结果,良好的关系所代表的是未来产生良好结果的可能性。东亚的进程导向型地区主义也可以被视为这种文化的体现。

2. 同一性和多元性

亚洲地区主义的另一特征是多元性,它首先体现为参与地区主义的主体的多元性。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差异较大,相比之下,西欧国家的同质化程度则较高。经济发展模式较为相近的西欧国家从煤钢共同体这样的功能性领域出发,很快发展到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在政治上,西欧国家均为民主代议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也具有相似的宗教传统和人权观。冷战结束后,虽然欧盟的势力开始向前苏联影响下的中东欧地区扩张,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有一定差异,但是欧盟在设定入盟标准时,就已经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等方面设立了门槛,只有在各个方面与欧盟原成员达到同一性的情况下,才能被批准加入欧盟。与此不同的是,亚洲的多元化倾向比较明显。比如,东盟在扩员的历程中对标准的设定并不严格,也无同质化的倾向,甚至为了达到一体化目标,东盟将求同存异作为准则,这在越南加入东盟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③

其次,亚洲地区主义的多元性还体现为一体化进程的多元性。在欧洲,虽然二战结束后也曾出现过多个不同的一体化进

程,但经过6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英国主导的进程,还是前苏联在中东欧地区主导的进程,均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以法、德为核心的进程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欧盟,并将其他地区进程的成员包容进去。可以说,欧洲呈现出的是竞争性较强的地区主义,只有一种地区主义思想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在亚洲,不同的地区进程始终并存,且似乎并不互相影响,并不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亚洲的不同次区域存在不同的地区安排。东北亚的中日韩合作机制,以东盟为核心的“10+1”、“10+3”及东亚峰会机制,南亚的南亚国家联盟,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横跨亚欧的亚信会议,这些机制之间在功能上、议题上多有重叠,但却彼此相安。本来意在替代“10+3”机制的东亚峰会机制,却并没有真正使“10+3”失去意义。“10+3”更侧重于经济合作,而东亚峰会则主要是战略论坛。各机制中成员的重叠则更为普遍,这与亚洲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密切相关。与欧洲具有鲜明的边界不同,亚洲地区甚至可以有域外成员参与。在东亚峰会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俄罗斯都是成员,而这些成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亚洲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注重和而不同,甚至有相生相克的辩证哲学,认为矛盾体具有共生关系,因此亚洲地区主义的多元性还将继续保持下去。

3. 强制性和松散性

地区主义主张是地区进程的指导思想,也部分反映了地区进程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合二为一的。通过对比欧洲地区主义及其进程与方兴未艾的亚洲地区进程可以看出,前者体现出强制性特点,后者则较为松散。首先,从制度安排

看,前者体现了强制度性,后者体现出弱制度性,或曰非约束性。其次,从形式上看,欧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建立在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基础上,主要包括:通过《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通过《罗马条约》建立关税同盟,通过《单一欧洲文件》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通过《申根协定》取消人员流动限制,通过《里斯本条约》改革欧盟组织和运营机制。欧盟统一了货币,并设立了欧洲法院,制定了《欧洲宪法》,其决策机制也逐步由“一致同意”向“有效多数”以至“绝对多数”转变,这其中无疑存在着国家向地区组织的权力让渡,体现出高制度性和强约束性的特征。

亚洲地区框架的运行和发展更加注重务实领域的合作,而非制度建设,体现出“最低制度主义”;各项机制的进展、各种制度的演进并非通过条约来实现,常常以宣言、公告、倡议等文件的形式来实施,不具有法律效力;各种目标的制定也通常没有强制性和严格的时间表,而是允许各成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依靠成员的自觉来完成。比如,亚太经合组织进程设置的主要方向“茂物目标”规定,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须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并为此制定了路线图,还进行了中期评估,但是在实施上没有严格的监管和跟踪体系,特别是没有具有强制力的奖惩措施,主要依靠各国基于“成本—收益”结构自助推动。在决策机制上,大部分亚洲地区合作机制都遵循“一致同意”的原则。

在权力结构上,欧洲是“大国主导,小国同意”。在利益与代价分配上,欧洲讲究大国作用和责任。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法、德作为议程设定者和引导者投入了大量的经济、人力和制度资源,其他国家则

是一体化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虽然对一切重大事务具有表决权,并且多个条约还需国内议会审批或公投程序,但是法、德主导的色彩非常浓厚。

在东亚,各国则集体分享权力,甚至由中小国家集团东盟主导议程。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强调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的“东盟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亚洲模式的缩影,在未来的泛亚洲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架构中,必然也难以摆脱目前东盟模式的若干特点,因为东盟模式体现的是亚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特征。与此同时,东盟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成功也在相当程度上对未来亚洲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形成示范效应。

四、结语

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形态,代表着现阶段人类对自身社会管理模式的认知,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主权国家以上,全球主义未滿”时期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恰当水平。地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超越国家层面,以地区的视角、思维、方式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区的问题。地区主义远未过时,相反,它正从短暂的退潮中再度升温,推动这轮地区主义思潮及其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力是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崛起。这使这一轮地区主义的兴起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是为“亚洲地区主义”。

亚洲地区主义意味着高度的地区自觉与自信。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当前中国崛起为代表的三波经济增长,共同推动了亚洲崛起的大潮。亚洲地区主义就是要凝聚亚洲力量,发扬亚洲精神,走亚洲道路,依靠亚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

实现地区的共同振兴,共享亚洲崛起的成就。弘扬亚洲地区主义,就是要使亚洲各国从地区合作和亚洲崛起的大局出发,有效管控争端与分歧,通过亚洲各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坚持维护地区和平、合作、和谐的大局。

中国无疑仍是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具有重大的地区利益,在尚不具备实现其全球志向的年代,中国应具有地区思维,以地区方式解决其主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仍然主要是地区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传统文化大国,对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也必将塑造亚洲地区文化的积极力量。这使未来的亚洲地区主义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学者自当为亚洲地区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中国视角、中国方法,甚至“中国理论”。■

注 释

- ① Joseph S. Nye,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 vii.
- ②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8-39.
- ③ Edward Best and Thomas Christiansen, “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34-449.
- ④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1, pp. 26-27.
- ⑤ Björn Hettne, “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 4 2005, pp. 543-571.
- ⑥ Mark Beeso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p. 5.
- ⑦ Björn Hettne, "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 4, 2005, p. 545; Björn Hette and Fredrik Soderbaum, "Theoriz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 3, 2000, p. 34.
- ⑧ Mark Beeso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5.
- ⑨ Shaun Breslin and Richard Higgott, "Studying Regions: Learning from the Old, Constructing the New",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 3, 2000, pp. 333 - 352.
- ⑩ Charles Oman,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The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4.
- ⑪ Injoosohn,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11, No. 4, 2005, pp. 487 - 504.
- ⑫ Oman,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The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4.
- ⑬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
- ⑭ 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载《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
- ⑮ 朱锋《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
- ⑯ Kanishka Jayasuriya, "Regionalising the State: Political Topography of Regulato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Politics* 14, No. 1, 2008: 21 - 35.
- ⑰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7 - 73.
- ⑱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 no. 3, 2009, pp. 587 - 623.
- 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No. 4, 2005;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 4, 199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0 - 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⑳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 ㉑ Donald Zagoria, "Joining ASEAN", in James W. Morley and Masasi Nishihara ed., *Vietnam Joins the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97, pp. 154 - 172.

[苗吉、李福建: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

(责任编辑 吴迎)